

茗溪漁隱叢話前後集二



茗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二十)

胡仔纂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經叡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暗借鸞輪便叡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瞻同爲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間乍闕仙韶曲禁裏還過叡武樓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正字以英廟諱蓋此四字出于漢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汚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行撤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召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汚玉堂殿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茗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于

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畫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一裊字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茗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眞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開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

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型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使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邪

幕府燕閑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卽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爲畫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迺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臯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茗溪漁隱曰荆楚歲時紀云立春日悉翦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日帖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鍇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沖元作皇帝閣春帖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尙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歷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爲太學法遂著爲令傳者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爲學舍太學西廡卽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許燈先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遺火者以皇城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塵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事。嘗以其間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爲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爲學士。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滿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爲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爲優。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宮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員闕則事簡者兼。遂削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爲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氈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逋責費公移。宋龍圖次道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馮瀛王爲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辭頭疎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晏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西垣舊事。元豐宮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尙龜於舍人廳。

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拂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爲上。差誤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係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嘗愛而誦之。然余謂張特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汁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茗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茗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鳬鷺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蔡寬夫詩話

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卽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夷季幼槃。或謝邁之字乎。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邁之字。無逸之弟也。其謝夷季卻別是一人。

四六談塵云。王荊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蹇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謂上廣守詩。鱷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茗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爲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尙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燕。相將歸去。淡涓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祿固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于是以太學爲

無官御史臺神宗謂舒亶曰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臯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千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宗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硫黃至是疽發于腦自嚼其舌斷而死茗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爲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嘗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臯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滴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羣童各持松葉吮弄甚多時有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爲甘露露自天降而徧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

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元祐丙子，渾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爲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者。昔時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揖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爲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頗爲未安。」因改爲三年之限。茗溪漁隱曰：雲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浩爲餘杭人。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古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茗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羣公集，並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淺色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薝蔔林。結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春雲入夢。東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茗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和殿裏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善事。九秋霜露卻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瑞香爲錦薰籠。余嘗嫌其名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古詩一篇。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體格。其詩云。佳人在空谷。雙星思銀河。契闊不有命。盛時豈蹉跎。娟娟匡廬秀。如此粲者何。香蜜綴紅糝。寶薰罩宮羅。幽窗下團欒。微風自婆娑。寂寥千年初。戢戢蓬艾多。何階託方便。百金聘猗儺。赤欄青蔑舫。丁寧護根窠。泥沙亦天幸。扳聯入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岩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茗溪漁隱曰。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士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宇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藥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鷺峰子落驚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顧公採擷綴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萬俟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江意。深綠護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岩桂。卻是因遺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仙藥。香外無香比。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醑醑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榲楂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

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爲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爲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蕤。械樸也。芄芄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烟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樛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蘊藻之類邪。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六

本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尙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旣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與人。至是得之於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爲至孝。故送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茗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卻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自薦。日錄又云。淮南轉運司體量李定。嘉祐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憂。介甫以李定爲至孝。何其蔽邪。

復齋漫錄云。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

在蜀也。與尙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旣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記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尙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四六談塵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尙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也。

呂氏童蒙訓云。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